

九

篇

別

集

九籥別集目錄

全集卷帙甚富熾于兵火今先梓別集行世全
集嗣出

卷之一

赤牘

與白二

與焦三

與藍痴

與王大

與周五

與劉二

與晁領軍

與從兄

與印二

與蔣孝廉勸禁酒

簡袁先生

與樂二

簡周先生

與鄭二

與朱二

戲黑三

夢中與黔國

與王五

與王先生

與張大

與楊大

與姚九

與月上人

與錢大

與七二

議呂不韋

與黃四

與楊三

與酒人

與孟大

與洪二

與卜十

與周八

餉陸三黃雀乳及魚豚

與顧八

與楊三

與姜大

與朱大

陸二爲我問此生於布袋和尚

與陸二

與昌一

報陸二

與吳大

戲陸三

與元七

臧從兄

與家二兄

與仲一

與家二兄

與屠二

與鍾離五

與范大

與顧二

與申二

與戚五

與于二

又

又

與沈一

與井大

與陳二

與褚二

與衛四

與程七

與陳六

與沈二

與勞二

與龐千里

與伍大

與段二

與趙五

與唐七

與焦三

與將六

與璉三

與鄒九

與徐大

又

又

與祝五

與劉大劉二

與諸七

與趙二

與喬九

與周二

與韓二

與來一

與麻二

與曹大

與從兄

與方五

與田二

與仲二

又

又

上金龍四大王

與吳二

與吳大

示家中

與權五

恐顧二不來會葬

與鹿三

與商七

與溫二

與甄三

與陸二

與薊一

與白大

與蘭二

與樊一

與戈五

與艾七

與荀二

卷之二

和

劉東三

廣陵乘典

敬德不伏老

吳中孝子

珠衫

耿三郎

飛虎

陳氏鐵符

巍石山

不恭

日本刀

卷之三

稗

李福達

陶真人

呂翁事一

呂翁事二

呂翁事三

呂翁事四

呂翁事五

呂翁事六

呂翁事七

呂翁事八

呂翁事九

朱丐兒

擲索

狻猊舞已下俱鐘鼓司伎

壘七卓

齒跳板

雜伎

御戲

鑒定

秘戲

俠客

蟠桃宴

鬼張指揮

分宜

薛文清公

海忠介公

徐文貞

卷之四

稗

東師野記

西師記畧

負情儂傳

顧思之傳

宋氏君求傳
葛道人傳

附錄

宋幼清先生傳

目錄終

錄

六

九籥別集卷之一

萃亭宋懋容初渣甫著

婁東吳備業駿公甫題

赤牘

與白二

一切陰陽皆我父母。一切五行皆我人倫。過可除也。

與焦三

歸日過黃河。投片紙於河伯曰。非不得已。勿渡也。

與藍痴

丈夫遇世不平。片時隻語。轉禍成福。如作傳奇。一過便了。使經年動氣。便今元亮促眷。

與王大

甲午夏已遷家故里。復不喜飲。飲便中夜起坐。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何值尋常。而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於碧漢。不可以爲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

爲月。

與晁領軍

足下平頭。狠過吳牛。健浮胡馬。碧油前人也。

與從兄

弟少年隆冬。往來幽薊。耳面風削。畧不怨生。此倉雖少。加不韻。猶是正月東風。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構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與印二

僕聞千金市黑貂。百金買狐腋。然貧者之安羔絮。不異貂狐也。僕也有焉。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僊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十二玉壺。在。在。在。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與樂二

疲馬力行。猶能五十。循騏驥之跡。日不十武。卿之所示。得無似乎。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蕭蕭
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款段矣

與朱二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戲黑三

檀象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於岫石猶足下

之不能同我也。

夢中與黔國

聞明公收一異人。此人上帝所禁。已勅朱衣少年十五輩。天下追索。近又有禹步南行者。口善風角。稍爲所撼。恐髡鉗不免。

與王五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煖律。

與王先生

從茲以往。舍名舍得。興來則吟咏。誦讀筆削。記述興。

去則散步涉世。飲酒高臥。要以期志之所適。雖流離顛沛。付之偶然而已。

與張大

我二十前好名貪得。庚寅已後。備嘗艱險。始信奢險苦樂。總是一妄。然猶以進取自勵。至甲午病。胃犯噎。乃慨然束經。病中追思。往念悉已成空。遂并一切諸好。亦復澹然。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

外境任之而已。

與姚九

以讀書消歲月則樂志以之干功利則束情。

與月上人

十年來奉教西方而猶然以功利爲戚豈善男子邪。

與錢大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與七二

人生於欲故孔氏曰寡欲欲生於一念之妄故佛氏

曰妄根欲則酸舉。妄尚始然却欲於妄。猶戒懼於隱微乎。

議呂不韋

呂公是我鴈行。末年亦復不屑。

與黃四

陳元龍謂呂奉先曰。養將軍譬如養鴈。咤孺子安從。戟間馬上得之。

與楊三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孟大

佛言三界如空花，惟見在是機關木人。若夫身後妄之又妄，而竭志圖之，妄根深也。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今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周八

聞足下日糾元常。圖攻白學士不休。白是先朝得利人。莫令其有積薪之恨。

餉陸三黃雀牛乳及魚豚

牛乳匪白黃雀無環。聊藉土物以爲食德之報。足下齒舌甚利。異日吾當魚肉之。二物又以志也。一噓。

與皇甫七

九齋別集 卷之一
吾畏見風波由甬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涼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與楊三

匹夫肆忿珠玉滿前擊之不顧居平遺罵吁嗟久之
彼奪於氣而此奪於欲也。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遭其雅譎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
里何況斜曛男兒貴自信爲語老翁無強料人未來

事也

與朱大

昨遇雷將軍猛不可避。且勉余死俠。將軍之俠固以
死爭之者也。

陸三爲我問此生於布袋和尚

和尚料宋生二十年內落禍。又比之行行之由。禍吾
所不畏。未知行行向阿誰住也。賺得和尚落吾舉公
案亦大快事。

與陸三

新詩大佳。多緣與樂天輩作和耳。白奈何。今宋生有
後來之憾邪。

與昌一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報陸三

足下惠我多儀。鳧者報飛鳥之去也。或曰雙鳧相背
飛。長者窺我有遠行色乎。鰲者想也。志相思也。啗我
以卵。使我不得爲干城也。二卵尚見棄。况其多乎。肉
自處於几上。使我爲刀俎耳。或曰肉食者鄙。陸蓋以

自况也。

前厚貺具悉雅意。今敬羞不腆。鷄有五德。足下一德之外。似更無聞。用以相勗。魚以虎名。且善食蝦。恐足下爲蝦王駙馬。故驅虎食其魔。五侯之鱗。君子所欲治也。或曰魚遊釜中。似元常之困於樓下。肉則几上之心。無能改於其舊。昔季奴以續命報盧循。足下無效循苦相徃復也。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

也。

戲陸三

小窓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初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與元七

性癖秋冬爽勁相近。猶人愛春夏之繁熱。若足下正可寄王於四時。

戲從兄

壺茗爐烟。几席常物。手披數卷。是天寶前人。恨時有

客來不免出酒對酒如對兄面

與家二兄

吾妻經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於枕席者文賦外宅兒也

與仲一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家二兄

聞虞山瀑布濯濯千尺如長劍倚天是東南之勝

與屠二

吾聞駱負千斤乃行。虎豹有觸便奮。是我爲虎而耿
爲駝也。噫。吾將駝矣。

與鍾離五

月之雌伏如幼清之懷隱。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
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墻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讐校
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

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顧二

曾於寶應看下風流一弄船長尺許竟爲一小船所獲弄船乃大船小兒之所戲放見小船獲之兒痛哭投衣想亡國之君亦應似爾

與申二

嘗思回回進獅子時頭纏匹錦日食一口羊稱官跨馬亦極有名及獅子既歿回回出平子門西去感愴

中懷悲何能已。

與戚五

鷺鳥當秋臨風整翮。飽禽肉而高颺。頗洗羈縲之辱。何爲復受人招。

與于二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禪。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昨遇採蓮於途。前魚之泣。繼以行歌。疑是蓮花落耳。

又

平子太橫。捉滿兒連夜不出。頓令城西千頭豫章化爲其枕。

與沈一

足下朝出暮歸。徃徃遇雨。可謂朝行爲雲。暮行爲雨矣。

與井大

梅花冷然。影侵青鏡。况防閑門戶。不減內家守宮。

與陳二

病者小人所苦。而君子之幸。人若未死。惟病可以寡欲。某不患無得。惟恐病不常來。

與褚二

少年善飲。每致宣揚壯氣。二十五已來。恐其露志傷生。稍稍節飲。濡首攢眉。動肖女子。二十六來。頗有微會。復徐開此興。因書之以見已之不如元亮。然阿堵亦身能爲志損益。祇見從前之妄。歸當問之吾友。

與衛四

讀書不必過人。正令得其趣。

與程七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爲古人所累耳。

與陳六

讀書飲酒種樹筆削。皆養生之道。然萬勿爲其所累。

與沈二

吾心以爲非是者。勿行也。他人以爲非是者。勿行也。

與勞二

自盤古以至今日。人未嘗歿也。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裸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伍八

萬物不資於火而人食之萬物無藉於金而人利之。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趙五

平生病在不養不學不大不遠不深不達不慮不忍。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當斲張儀而吃魯連。

與焦三

世人見尋驚尋。見尺驚尺。他日見我。良應魂消。

與將六

辛卯秋八月。登牛首浮屠。視右邊松七株。飛舞而下。極其冲致。癸巳八月重來。則已枯其三矣。夫松壽千秋。不免於天。况吾人淹忽百年。宜平并髦始去。而短髮相尋也。

與琥三

近苦寒渴。六月間裘。而黃昏索茗。

與鄒九

自伏枕已來。搖首受藥。如一老嫗。憶爾時馬上山頭。似隔世健兒。

與徐大

帝王廟。光武同漢。高南向。非禮也。子不可以齊父。則孫不可以齊祖。宜以光武侍側。不然爲龕間隔之可也。

又

功臣廟以列侯侍六王。非禮也。列侯與六王皆天子

之臣則宜別立廟於左右。功多者居右。次者居左。皆南向可也。

又昔陸文裕常疏請之矣

秋祭文廟例宜用米。

與祝五

頃遭多難。惟日誦子建爲君。旣不易詩耳。

與劉大劉二

在昔京師。兩足下少而不肖壯。今不肖衰而爾君壯矣。豈無壯事以振臣精乎。

與諸七

吾朝名臣當以肅愍居首。其人有才而無欲。

與趙二

如廁而悟口腹之妄。無及於嗜欲矣。將歿而悟作爲之妄。無益於身心矣。必也思之於臨食臨事之時乎。

與喬九

仁義禮智信非止足處。

與周二

癸巳秋九月別自金陵抵滁州。經醉翁故道渡淮。瞻

高皇帝龍飛處於時淫雨飄流之後山岫間關津梁
跋涉皆所未歷若竟如昔年安有所謂險阻艱難也

與韓二

癸巳入京至彭城無資遂徒步北上間跨生口從行
止一老蒼頭復以忘物城中至柳泉轉取晚獨宿利
國監畧無感慨昔者吾友子晉嘗言北行顧景生涕
子晉好佛諸相未忘雖殞骨緇流猶當質諸燕月

與來一

狀六國之從也莫如以繩連鷄狀六國之橫也莫如

以肉投虎噫可以喻今事矣。

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曹大

嗜古則能文尚趣則得詩勤儉致富專一取貴伎工於習事成於勉不必天也。孔氏指之曰一老氏究之曰無釋氏體之曰妄道可悟矣有不須學不待悟而

獨授之天者願與之同事焉。

與從兄

鬪鷄走馬。蹴鞠牽犬。臂鷹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
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鉛汞。三十外
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者。往往冒之。劍一人敵耳。書
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今雄心可銷。割我血肉
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方五

仲醇雲散而交道衰矣。子厓霞舉而意氣絕矣。茂潛

日遠而無與作狂矣。周大星疎而無與言奇矣。人生情耳能無思乎。而况歲寒乎。是以吾之於今日諸君。如沉海得船也。嗟乎。不以詩也。不以文也。不以飲也。不以欲也。吾其誰歸。

與田二

子建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豈必文情。為人亦當乃爾。

與仲二

白學士母看花墮井。歿後官通顯。彈者謂花井是白。

所諱乃咏花不輟復作井上汲銀瓶詩自由此功名
遂落

又

胡文定能了一貫義門人擬稱胡一貫胡曰一貫可
胡耶

又

王介甫黃庭堅諸公共至華林園遊戲蘇長公後到
見諸公所在笑曰或降於池或飲於阿

與金龍四大王乞便帆

某大王之里人也。奔走四方，其志無已。今病且倦，將歸江南爲長者。旣爲長者，當作長者之辭，敢祈大王一帆之便，用沉玉以請。

與吳二

思之老拳，兢兢向沈生。沈生惡舌，開唇觸諱。今仲尼當面，亦將掩口不遑。足下奈何坐失此景，青天重雲以冒色，意有諷也。

與吳大

向諾青城所射，顓使待命。母使宋玉化爲令威。

示家中

近乞得一鶴。可放之竹間。俟其羽翼長成。一聽冲舉。恐顧二不來會。莖

足下不來。僕借方相過船。書卿年甲名姓。灌酒鞭箠。無所不至。復令胡僧作咒。則思之將兩頭入眼。須臾化爲異物矣。

與權五

作事如野鹿。啣花同草俱下。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爲天盡於樹。

與商七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與溫二

歎如月過天上。影落江河溝廁。悉無一染。

與甄三

某少癖山水。常有詩自題曰。宜水宜山。一道人。及癸巳。偶讀太白集。有山水何曾稱人意之句。嗟乎。此老

亦爲山水所誤乎。

與陸二

癸巳六月初十日。登惠山。南望震澤。茫然洞庭所在。悵恨思惟。同去日之難得。

與薊一

癸巳六月初日。句容尹以四人舁涼輿。送至丹陽。風颺雲物。間一回頭。此身從天而下。

與白大

我於女子不能忘情。亦不能久癖。譬如黃鳥。山中逢

鮮花蔭木。輒稅羽施聲。須臾便翻然數嶺。心境兩忘。
得大舜被裸之意。

與蘭二

壬辰四月。住廣陵十五日。不得至二十四橋處。迨六
月。出樵李道中。夢至橋下。清水綠楊。坦延里許。微風
從月中徐下。常恐他日負昔夢中。

與樊一

少苦羈縻。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缺銜轡。

與戈五

曹子建假令絕意功名。其才當滿一石。

與艾七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惜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
恥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丸籥別集卷之一

終

九齋別集卷之二

華亭宋懋澄幼清甫著

婁東吳偉業駿公甫選

稗

劉東山

劉東山世宗時三輔捉盜人住河間交河縣發矢未嘗空落自號連珠箭年三十餘苦厭此業歲暮將驢馬若干頭到京師轉買得百金事完至順成門顧驟歸遇一親近道入京所以其人謂東山近日羣盜出

沒良鄭間。卿挾重資。奈何獨來獨往。東山鬚眉開動。脣齒奮揚。舉右手。拇指笑曰。二十年張弓追討。今番收拾。定不辱實其人。自愧失言。珍重別去。明日束金腰間。騎健騾。肩上掛弓繫刀。衣外於跗注中藏矢二十簇。未至良鄉。有一騎奔馳南下。遇東山而按轡。乃二十左右。顧影少年也。黃衫瓊笠。長弓短刀。箭房中新矢數十餘。白馬輕蹄。恨人緊轡。噴嘶不已。東山轉盼之際。少年舉手曰。造次行途。願道姓氏。既敘形迹。自言本良家子。爲賈京師。二年矣。欲歸臨淄。婚娶。猝

幸遇卿某直至河間分路。東山視其腰纏。若有重物。且語動溫謹。非惟喜其巧捷。而客况當不寂然。晚遂同下旅中。明日出涿州。少年問先輩平生捕賊幾何。東山意少年易欺。語間益輕。盜賊爲無能也。笑語良久。因借弓把持。張弓如引帶。東山始驚愕。借少年弓過馬。重約二十觔。極力開張。至於赤面。終不能如初。八夜月。乃大駭異。問少年神力何至於此。曰某力殊不神。顧卿弓不勁耳。東山嘆咤至再。少年極意謙恭。至明日。自西過雄縣。少年忽策騎前驅。不見東山始

惶懼私念彼若不良我與之敵勢無生理行一二鋪
遙見向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向東山曰多聞手
中無敵今日請聽箭風言未已左右耳根但聞蕭蕭
如小鳥前後飛過又引箭曰東山曉事人腰間驟馬
錢一借於是東山下鞍解腰間囊膝行至馬前獻金
乞命少年受金叱曰去乃公有事不得同兒子前行
轉馬面北惟見黃塵而已東山撫膺惆悵空手歸交
河收合餘燼夫妻賣酒於村郊手絕弓矢亦不敢向
人言此事過三年冬日有壯士十一人人騎駿馬身

示短衣各帶弓矢刀劍入肆中解鞍沽酒中一未冠
人身長七尺帶馬持器謂同輩曰第十八向對門住
皆應諾曰少住便來周旋是人既出十人向鑪傾酒
盡六七壘雞豚牛羊肉噉數十斤殆盡更於皮囊中
取鹿蹄野雉及燒兔等呼主人同酌東山初下席視
北面左手人乃往時馬上少年也益生疑懼自思產
薄何以應其復求面向酒盃不敢出聲諸人競來勸
酒既坐定往時少年擲瓊筮呼東山曰別來無恙想
念頗煩東山失聲不覺下膝少年持其手曰莫作莫

作昔年諸兄弟於順成門聞卿自譽令某途間輕薄。今當十倍酬卿。然河間負約。魂夢之間時與卿並轡。任丘路也。言畢。出千金案上。勸令收進。東山此時如將醉將夢。欲辭不敢。與妻同昇而入。既已安頓。復殺牲開酒。請十人過宿。流連皆曰。當請問十八兄。卽過對門。與未冠者道主人意。未冠人云。醉飽熟睡。莫負慇懃。少有動靜。兩刀有血。喫也。十人更到肆中。劇醉。攜酒對門樓上。十八兄自飲。計酒肉畧當五人。復出。銀箆籬。舉火烘煎餅自嚼。夜中獨出。離明重到對門。

終不至東山家。亦不與十人言笑。東山微叩十八兄
是何人。衆客大笑。直高咏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
若個是春風。至三日而別。曾見瑯琊王司馬親述此
事。

廣陵乘興

華亭錢福狀元已歸田里。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狀
元欣然整裝造江都。既至適鹽司御史某甲。狀元進
士門生也。投刺視却。御史快甚。獨意狀元出不易。一
朝率臨。將無屬吾事乎。因問近日志意何如。某幸爲

政欲有高下。唯命所指。狀元應語。某聞府中一妓。姓氏來求見面。乘便顧卿。煩爲我訪問。御史刺促。某執符爲天子巡視。義不得及聲妓。狀元作色。御史陰命行下人訊市妓。已屬積鹽賈人。還報御史。御史以難告。狀元謂門生某。苦無消息耳。旣知去嚮。安藉卿爲辭。御史出。同逆旅館人謁大賈。賈人重狀元才名。卽時反拜。立日請飲。狀元就酒語。問呼主人。某跋蹠水陸。特欲此間識某妓。近聞歸卿。幸賜一見。賈人設席西隅。出妓傳花把酒。狀元與隨境到。酒無重瀝。酣次。

賈人令妓出白綾手巾請留新句時衣裳縞素往來
燭前皎若秋月狀元持杯披袖引滿再三妓宛轉更
多簫管之間不覺醉飛玉笛乃是一絕句云淡羅衫
子淡羅裙淡掃娥眉淡點脣可惜一身多是淡如何
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出明晨竟歸迄御史踪跡
已不知遠近矣

敬德不伏老

滁人楊干庭萬曆中亞曹武庫尚書石星先爲滁行
太僕與楊情好極歡後上下典樞互相振飭楊意氣

過巖請謁其忿乃堅臥乞休石至牀敦喻楊厲聲曰
起某以刀理難再出直道風夷明公顧以明哲見諄
耶石曰飲耻抗情實難早晚俟兩方少間雅轍是從
楊轉面。向壁石微笑排簾及楊允請石出順承門祖
道天寧寺酒酣將騎楊命優人劇敬德不伏老石知
楊諷已故嘆曰爾時多事不得以疎間自嫌楊頓足
曰大事已定高下道途不異蛇足已而西醜獻俘東
師奏凱石終困蒺藜時咸謂石之徘徊遜楊之明決
石燕之東明人也

吳中孝子

姑蘇一賣酒人有母寡居其人復作客於三吳妻與姑不相能乃佯疾而令其姑當鑪陰謂媒者曰姑不安於嫠當鑪以擇字媒乃引武康人託沽酒而觀之姑時年四十容未甚謝衣髻頗潔武康人亦欲爲子擇保母弗論色也出五金令媒授其家婦受金謂媒者曰姑羞此出某日可密具舟至儂家後門便速下來慎勿爲隣人所覺至期船泊後門矣婦給姑曰第三姑駕艇來迎日云悶悶當到荒郊一豁第湖中多

盜簪衣不必盡行數日後便催阿郎接歸姑苦婦節制快與愛女傾懷不假思惟向船輒下已而出入湖中四顧崖曲皆非昔年送女故道船中人又不相識向晚進食畧無動靜疑慮萬端竟夕不枕明抵一村風景門戶頓殊吳會矣姑遑愕伸頭轉顧船尾謂操櫓者曰何以至此舟中人皆掩面相笑姑知爲婦所弄頓足叫號據舷欲跳主人翁遙謂之曰媪家言媪欲作此今不爾耶老夫家二孫欲屈媪旦夕之任人生良難歿無益也媪感悟拭淚就撫二兒王家憐媪

遭逢勿役以事。歲時衣食不告。而豐兼脫惡婦之手。竟忘家矣。其子客歸。問母所在。婦詬之曰。好兒子。儂娘作夜度娘。不知也。忿而問諸鄰。則曰。某月某日。扁舟他去矣。其子雖疑其妻。而苦無形迹。踰年客武康。道出山中。見一媪。就右搗衣。疑其狀貌。不覺心動。逼而視之。乃是其母。相持痛哭。母語以故。且曰。吾恥北歸。百年之後。累汝一杯。南向。子曰。母但良食。歸在月終耳。至家畧不言客武康。一日謂婦曰。汝嘗欲燒香。虞山我三日內。頗聞過此。不得矣。其妻歡然束裝。明。

晨攬衣拂鏡捲簾待夫買香不至手中交纈袖中夫
剛到門婦倒扇柄敲門板曰身欲早去何不助人敬
佛如此夫攜之下船婦小時歲至虞山至是忽驚巨
浸其夫笑問之曰每言此路曾經今復憶昔年否婦
人恥於不知以手挽鏡鼻曰青髻幾時遂爾桑海蓋
疑夫故出他道戲之也及至晚不到益疑夫惡乃閉
目促夫搖船燈前手轉菩提口念彌陀不置明日抵
一山中夫謂之曰我起置章疏岸上多惡少年勿得
露面婦人許諾至主人門翁他出矣有二郎在謂之

曰。尊君所置姑蘇老媪。實下人母。遭不孝婦。得充貴宅掃除。願以少而美者易之。二郎欣然曰。少而美者得就見乎。其人曰。可。幸出我母於門。以便相易。至舟中。呼婦曰。起。婦人以夫久不下。顧叩舟人曰。此去虞山頭幾許。舟人不解。漫應曰。三百里。及夫至。罵曰。非千里馬。二時往返。六百里耶。相攜到門。遙見姑身。始長跪伏罪。其人曰。汝當留善事後人。此真桑田變滄海也。二郎見婦人顏態。儘工輕薄。乃受其婦而還其母。宋生曰。廢人喜述此事。蓋以其處變不擾也。

珠衫

楚中賈人某者。年二十二三。妻甚美。其人客粵。家近市樓居。婦人嘗當窻垂簾臨外。忽見美男子貌類其夫。乃啓簾潛眄。是人當其視。謂有好於已。目攝之。婦人發赤下簾。男子新安人。客二年矣。舉體若在意。欲達誠而苦無自。思曾與市東鬻珠老媪相識。乃因鬻珠而告之。媪曰。老婦未嘗與娘子會面。雅命所不敢承。其人出白金百兩。黃金數錠。置案上。揖而跪曰。且夕死矣。案上二色。敬爲姥壽。事成謝當倍此。媪驚喜。

諾曰。郎君第俟旅中。因此階進期。在合歡。勿計歲月也。其人慙慙而返。媪因選囊中大珠并簪珥之珍異者。明旦至新安人肆中。肆戶正當娘子樓前。媪佯與新安人交易良久。於日中照弄珠色。把插搔頭。市人競觀。喧笑聲徹。婦所。婦登樓竊窺。卽命侍兒招媪。媪抗新安人。金曰。不賣。不賣。阿郎好纏人。如爾價。老婦賣多時也。收貨入筭。便過樓與婦作禮曰。老婦久同里曲。知娘子饒此。此數物是老眼中竒。樓下人高下不情。想未有女郎者。老身適有他事。煩爲收拾。少間。

徐來等論匆匆下樓。過數日不至。一日雨中媪來曰。老身愛女有事。數日奔走負期。今日雨中請觀一切。纓絡爍却窮晴。婦人出篋中種種奇妙。老媪宣嘆不一。形容既畢。婦綜核媪貨。酬之有方。媪喜曰。如尊意所衡。餘魄無感。婦復請遲價之半。以俟夫歸。媪曰。鄰居復相疑邪。婦既喜價輕。復幸半賒。留之飲酌。媪機穎巧捷。彼此惟恨相知之晚。明日媪攜酌過。傾倒極歡。自此婦日不能無媪矣。媪自言老身家雜。此間大幽。請攜臥作伴。爲鬱金侍兒。婦喜曰。妾不敢邀。謹拭

流蘇以待。是夕媪遂移宿兩牀。相問嗽語相聞。轉動
偏側。侍兒別寢一房。媪樵榼挈壺。摩夕不至。宵言藹
句。蕩雨沉烟。新安人數問媪期。輒曰未未。及至秋月
過。謂媪曰。初謀柳下。條葉未黃。約及垂陰。子已成實。
過此漸禿。行將白雪。侵枝矣。媪曰。今夕隨老身入。須
着精神。成敗係此。不然虛費半年也。因授之計。媪每
夜黑至婦家。是夕陰與新安人同入。而伏之寢門之
外。媪與婦酌於房。雨聲甚戚。笑劇加殷。媪強侍兒酒
。侍兒不勝。醉臥他所。適有飛蛾嗡嗡。梁上婦仰視之。

媪即以扇撲燈曰。唉。燈滅。老身自出點燈。因攜其人入寢。復佯笑曰。忘攜燭去。則暗。置其人於已牀。上下帳蔽之。火至。其人以被蒙頭。媪與婦復酌許久。各已微酣。語言無禁。解衣登牀。媪自言少時初婚情狀。因問娘子如此否。婦大笑不答。媪復以淫語挑之。良久。媪知其情已蕩。乃曰。老身更有最關情者。須自至枕上言。乃挾其人上牀。牀婦以爲媪也。啓被撫其身曰。姥體滑如是。其人不言。婦已神狂。聽其輕薄而已。是此之後。恩踰夫婦。奄逾夏初。新安人結伴欲逐流涕。

謂婦曰。別後煩思。乞一物以當會面。婦人開箱檢珠衫一件。自提領袖。爲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熱。極生清涼。幸爲君裏衣。如妾得近體也。其人受之。極歡而起。計此人所贈珠玉。已千金矣。明日別去。相約明年共載他往。新安人自慶極遇。於路視衣。輒生涕泗。雖秋極不勝。未嘗離去。左右是年爲事所梗。明年復客粵。因攜珠衫而往。旅次適與楚人同館。相得頗歡。戲道生平隱事。新安人自言曾於君鄉遇一婦如此。蓋楚人外氏。故客粵中。主人皆外氏舊交。故楚人假外氏。

姓名作客。新安人無自物色也。楚人內驚，佯不信曰：亦有證乎？新安人出珠衣泣曰：歡所贈也。君歸囊之，便幸作書郵。楚人辭曰：僕之中表，不敢得罪。新安人亦悔失言，收衣謝過。楚人貨盡歸家，謂婦曰：適經汝門，汝母病甚，渴欲見汝。我已覓轎門前，便當速去。復授一簡書曰：此料理後事語。至家與阿父相聞，我初歸不及，便來。婦人至母家，視母顏色，初無恙。因大驚，發函視之，則離婚書也。闔門憤慟，不知所出。婦人父至婿家，請故。婿曰：第還珠衫，則復相見。父歸述婿語。

婦人內慚欲死。父母不詳其事。姑慰解之。其年有吳中進士官粵。過楚。擇妾。媒以婦對。進士出五十金致之。婦家告前婿。婿檢婦人房中。大小十六。相皆金帛寶珠。封畀妻去。聞者莫不驚嗟。居其年。楚人復客粵。因繼室於粵。攜室將歸。與主人筭貨。不直。主人翁就勢披之。翁仆地暴死。二子訟之。官官卽進士也。夜深張燈檢狀。妾侍於傍。見前夫名氏。哭曰。是妾舅氏。今遭不幸。願憐箕箒。丐以生還。官曰。獄將成矣。婦人長跪請死。官曰。起。徐當處分。明日欲出。復泣曰。事若不

詣生勿得見矣。官出視事，謂二子曰：「若父傷未形，須剝骨一驗。適欲見官，他縣尸可移置漏澤園俟還時。」爲汝商檢。二子家累千金，恥白父骨，且年踰耳順，仆損難稽。若欲罪楚人，必虧父體。叩頭言父死狀甚張，無煩別劾。官曰：「不見傷痕，何以律罪？」二子懇請如前。官曰：「我有一言足雪，若憾若能聽否？」二子咸請唯命。官曰：「今楚人服斬衰，呼若父爲父，葬祭責其經紀，執拂躡躡，一隨若行，若父快否？」二子叩頭曰：「如命。」舉問楚人，楚人喜於拯死，亦頓首如命。事畢，官乃召楚人。

與妾相見。男女合抱。痛哭踰情。官察其有異。曰。若非舅甥。當以實告。同辭對曰。前夫前婦。官垂淚謂楚人曰。我不忍見若狀。可便攜歸。出前所攜十六。兩還婦。且護之出境。或曰。新安人客粵。遭盜劫盡。負債不得還。愁忿病劇。乃召其妻至粵。就家。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卽新安人妻也。廢人曰。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

耿三郎

耿三者。楚中人也。矜其智能。不屑經生技。好遠遊。常

遊洛陽出城於樹下逢壯夫飲馬箕踞而坐意度非常。耿下馬問其所往云欲至榮澤耿遂請同行於路常談不能測也。既至縣復問所行曰將抵鄭州耿願自鄭返於洛陽。是人曰吾欲至東門少時卿可待我於西郊。耿陽許諾俟其行尾之而東見入大典須臾便出。一人攜巨囊送之。整頓鞍轡禮如家奴。耿潛小巷見其已過。卽捉典人臂問頃者馬上何人。典人涕泣曰當爲郎君言。吾陝人也。行販沒於河。貧無以爲歸。典衣貨柿爲業。偶市於向人。視我再三日。子可爲

千金之商。奈何至此。余曰。向固以七白金販者也。曰。如欲復商。可書千金之契來。余意其詐。謝不敢當。笑曰。子失路人也。何忍相賣。乃昇之契。收契畢。攜至一舖中。謂主人曰。某年起至某年息。可悉檢出。主人隨年相付。封題極週。如數。日前豫囑者。因以授余。且曰。河北若干貨。收之販河內。利約幾何。河內河中貨。賣於江北。利約幾何。一年之間。當獲子金二千。明年於鄭州置典。每年封三百金之息。以俟吾不時之需。今日之所攜者。五年之息也。耿曰。何不少負之。曰。非惟

不忍負見其如此亦不敢負也。耿至西郊是人已在亦無異色。夜宿店中耿張具作別飲酒甚歡喟然語耿曰時當太平吾輩可爲樂矣耿因進說曰余觀丈夫之才足當一面設以總戎相屈亦降志乎對曰吾未能必吾之低眉耿曰總戎所低眉者大司馬而已曰伍長之所低眉者百長而已耿心動不敢深叩明日分道而別數夕之內惟聞其中夜長嘆他無甚奇也自是耿志意索然不復妄意非分矣。

宋幼清曰始禍者死此異人所以不敢爲天下先也。

或者比之虬髯之流。余獨以爲不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衛吾溫原也。彼扶餘之君亦唐鎮一節度。曷足與文皇相頡頏。且度其志不至於有成不已。亦其器畧使然。豈若異人隱姓名。匿鱗甲。舉世莫能想象。其不爲人下。非耿三孰能知之乎。經曰。機在目。有心之目。良可畏也。

飛虎

萬曆甲寅乙卯間。嚴衢忽有虎如赭馬。項有朱鬚。自首迄尾長十餘丈。踰山越澗無翼而飛。隨風立至。閃

爍如電。設十人遇之。惟其所擇。佯死與箝口者獲免。出聲則舍口中之肉。悉立殺之。非人不食。兩年之間。所食約四千餘人。獵者集健兒布網困之。雲霧忽興。俄失所在。傳聞更殃新安諸郡。竟不知所之。先是三年有樵夫王天舍。路遇老僧。要至王大鼻店市脯。沽酒與天舍痛飲。酒間僧訂約云。三年後某月日。倩檀越爲老衲開疏。酣暢而別。天舍每嚮大鼻言。若老僧來。當爲首倡。少酬壺漿。至期虎首嗜樵夫大鼻始悟。老僧蓋訂樵開齋也。或曰。此爲貍貅。先是數十年有

類是獸登樓噉人爲獵夫所殺友人毛上池暨爾受親爲余言。

陳氏鐵符

江陰泰興兩厓相對。岩下各有穴。可以貫索。居人編竹夾舟。其中風浪不爲動。習者從竹上行如鶩。每歲七月十五至十月。截江而漁。羣魚從蜀楚糾纏而下。大者百餘斤。一日經宿而起。江流之駛。至於刷骨。國初陳氏與某姓爭業。至厓宸聽。太祖命置鐵符。沸油于鍋。沉符鍋底。今兩家能探之者。許專其利。陳氏有

老人將八十念棄餘生爲子孫謀忻然探符出錫肘
隨手而墮太祖遂聽陳氏世擅之老人年至百十餘
歲而卒子孫甚繁至今他姓卒莫能奪友人顧仲卿
述

巍石山

江右饒州巍石山宋岳武穆詩巍石山前寺林泉勝
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
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又于桃山驛遇王裔
岳鍾靈讀其送友人詩云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

去國權臣力。全身聖主恩。字字飛動。惜亡其半。得詩人之度。不減張睢陽。今其後鼎貴于攜李。意其所收遺跡。更有異焉者也。

不恭

來三仕曾爲縣尹。頃至南昌。故衣敝履之市。市書南昌。楊縣令訝其不起。撻之市五。來怡然縛袴。問市人命撻人是何官。市人對以縣令。來不覺微哂曰。縣官朴。縣官耶。市人始闕然相傳。來沽酒二瓶。手提至鐵樹宮。裸裎而飲。于是縣中好事者爭候問之。來笑曰。

九龍別集 卷之二
都無是事。或衣冠狀貌類耳。然目擊者俱在。楊令聞之甚懼。情衙官致謝。來對如初。今益不自安。中夜去。縹從。跪而請解。來終以傳者爲妄。不數日竟去。若來先生者。可謂不恭矣。

日本刀

丙申秋日。侍師於真州公署。時余年二十八矣。猶有不羈之思。從師乞日本長刀一口。師允之曰。泰寧之朝。安事三尺。余對曰。鋒鏑可儀。佩之幾年。真成鷄肋。竟贈之武人。此刀風雨夜。時颯颯有聲。明晨離鞘。常

二寸許亦靈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計南奔。值夜復宿。是館。弦月積雪。風景凄然。迴念壯心。恍如隔世。日月不居。老將至矣。此英雄所以撫髀而泣也。

清別集卷之二終